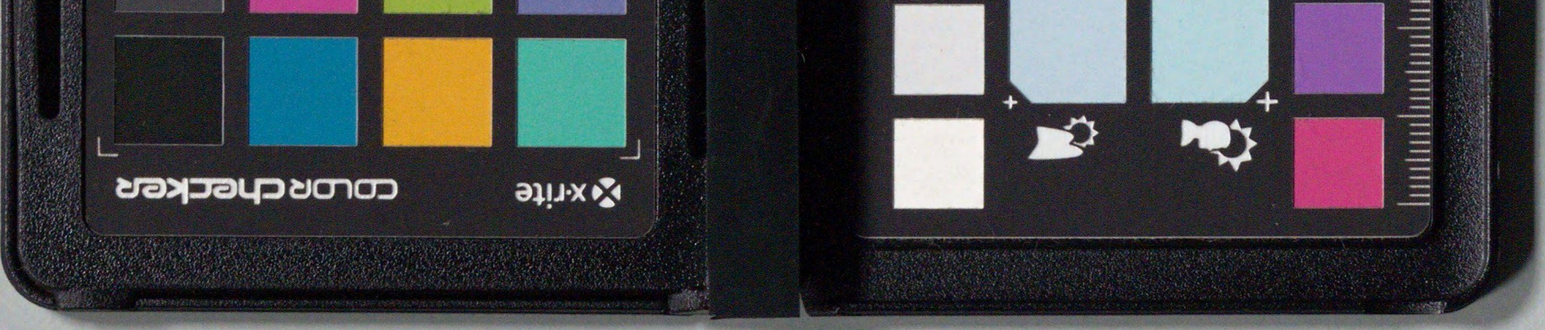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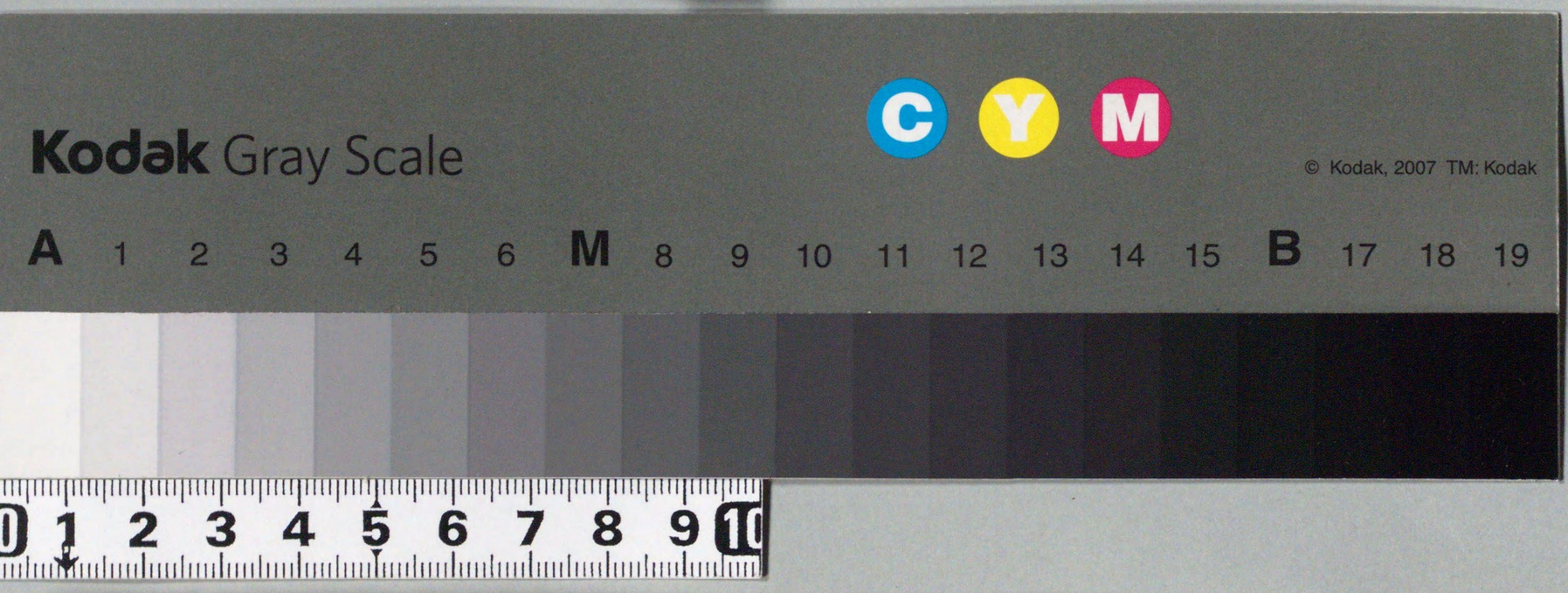

酉陽雜俎續集

全 共貳冊

小說家 合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63
冊數 3 (2)
函號 子 193 7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第一卷
支諾皐上
第二卷
支諾皐中
第三卷
支諾皐下
第四卷
貶誤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終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古虞毛 晉子晉訂

支諾皐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勉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勉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勉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

經日四方百里內蠭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蠭意其蠭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匏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匏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匏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匏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蠭穀事仍謂旁匏試以蠭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匏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蠭之止得一蠭如常蠭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糠一作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扳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

後子孫戲擊錐求狠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瀕一作淵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

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閾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鍥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葢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惟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鈎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

嘗得一鱗二寸餘賴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斤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麤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栲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祖視左髆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

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篴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前秀才李鵠覲於頼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髯髻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誩言住寶相寺持

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
燈焰或蹲於灶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
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
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
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
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
子卽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
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
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
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
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
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
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
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
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
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
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

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
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氷齒和子遽歸
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酵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
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益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
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寗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
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
主人曰此画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
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

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
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紿三尺
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
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
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
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秖
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寗采
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
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梵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徂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罪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視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鄜鄜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鄜州舉其先同塋（一作兄柩）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厠體什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噫囈不安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稹（一作劉積）阻兵誼爲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欹（一作檍）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濶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共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

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穎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穎乃留之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溍水中流見二吏賫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蚰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

生疑其狐媚以桃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麁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順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問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捐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忽開口其時怒怒就剪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痴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要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

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
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屨有憤於黔
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楊子差不同耳

支諾皐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
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
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
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
名曰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

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
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
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
遂焚香勑勒兄忽詬詬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
何橫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穫故暫
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
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極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
其無奈何乃已病者燄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

其妻妻亦卒廼摹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
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
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
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愼爾
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
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
從病者脚起緣衾上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
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
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

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與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箕帚王申即日賃衣貰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

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闖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伸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鬬牛脫其一角

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可負我過橋亞秦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氷卽急投至交

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

視之其口結以生梗内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宂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癩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癩

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擒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益道門太陰鍊形曰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惲

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鍼染藍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

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
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
效瞻至其家摽紅界繩印手敕劒召之後設血
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
匿劒躩步大言極力剌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
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
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轜囊蓋烏郎也遂
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
夜門庭闐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
羅叱之女恐怖洗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
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
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捨帳衣衣色唯黃與皂
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
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
如漚大如瓜瞻鍼剌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
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
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

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冪巾網獲一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即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

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舂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京遥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箒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麄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産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

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絶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
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暈血不
色欲遇之必能降眞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
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
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
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
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
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

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於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鐶求
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
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
一匝馬醫隨之忽値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
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
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
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
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塡其肉隨塡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襆内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襆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華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聾擊之語遂絶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鞠絲攜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群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衙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

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鄆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

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
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
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
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
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
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携一婢取
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
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
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
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
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
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
蛺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
花子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二　終

支諾皐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癇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賁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

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廻還俗了領來徵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從房叔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

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寃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
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
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
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
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
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
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
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
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
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
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
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寃之意
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
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
更恨魂香不相遇

盧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大和三年任盧
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
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捕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擢鰓貫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碪斮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祗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郅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撿偶見尼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缾覆以木槃視之有髗骨大方隅顴下屬骨

兩片長八寸開罅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巳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寃無訴於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
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
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
上若石脉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
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
人至荆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
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匜厮羅或
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　又王相內齋有禪

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
甚惡之命焚於竈下　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
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
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唉聲如鼓
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曰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
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紿

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薰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簪髾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

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亏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令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錘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里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葢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觀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
虵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
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鈎鎌附苔絡蔓
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
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
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
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

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
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
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
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
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
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
方落知州官廨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句月
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
玄宗眞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

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
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
衙俳兒干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翱等五人爲
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
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粮
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
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
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諒性麄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
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
墦間追宵分始寤將歸歷道在里餘值一人
家室絕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
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
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
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
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隣里
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

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
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
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
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
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
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
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
視之散錢培櫬緡緡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
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
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
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
空常裹粮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
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
跰趼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
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
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
米乃持钁斸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

即着於釜承瀑敲火煑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飡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梟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劾步漸趍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綏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瓶甌重帛幂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群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賜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効

秀才田疇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
亦歌
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
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
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
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
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
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
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縢朝既罷
斌于雪中抜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
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
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
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
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
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
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
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牘往

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躭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

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
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
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
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覺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
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
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
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
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
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歌又白衣人送酒歌
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
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
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
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
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
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
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
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

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爲繆音謬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爲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漸西賛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

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葢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啁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棊丸於地圓者趣窐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

門者域益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
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
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
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
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
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
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
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
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
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
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
強而懼者玉友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
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
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
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

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鍊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鍊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令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諶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

以錐刺順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
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
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攂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
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
亏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
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
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
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
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
鏃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
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鶴鵲侍御
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蚍楊仲嗣躁率
謂之熱鏃上猢猻
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
海眼莫知其故罽僧惠凝曰前史說蜀少城飾

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令在此今拾
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
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
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
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貰酒少有醒時其
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
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
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群臣酒
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
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
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
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
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
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
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
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

壽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浸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令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閹者

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
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
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甚
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
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
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
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
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
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
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厠見漆箱
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下果食至盡旣還
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
旣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瘖且聾
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
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

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子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

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

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

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

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

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

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

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

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

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

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

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

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

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

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

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

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玄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乾飯食之即日上章封罰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

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痆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劒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苛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劒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

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
烈士慙忿而死葢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
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
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
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洞赤作禮曰師
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按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
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
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
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
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
俗入囂湫處詵詵微瞑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
人頭豈容摽身鳥外詵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剎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
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

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

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荆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倀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倀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埵許數百枚聚在水

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麞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麞形自麞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鼻鏡者往往謂璧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禽帝用一梟

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鏃法列子云甘蝠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一作徵角之弧朔蓬之箭射貫蝨心旣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已於是殺羿予未齔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皐

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一作枕非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僞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榱楠護雀網爲畧愚其淺誤也如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畧愚也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畧愚在門外畧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畧愚災畧愚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畧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畧愚予自筮仕已來凡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臬鏡畧愚事

世說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鷰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鷰胸斑黑聲大者是

胡鷰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予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也挚虞初禮一曰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益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鈎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鈎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

彊與掘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矣

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宮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棊用棊二十四以色別貴賤棊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棊依六博棊形一云依大棊形頗似栿狀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闢餘者思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罽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杼

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爲繩三齒爲雉繩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巳還毅後擲得稌

今閤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

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辦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

宮中祭邪魅及葬窆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

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堶爲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毋爸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終







酉陽雜俎續集

全共拾冊

小說家合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63
冊數 3 (3)
函號 子 193 7

寺塔記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書
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
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
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爲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
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
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画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
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

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于故簡中覩與二
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
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
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
新記云優塡像總章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
優塡在荆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
有栴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
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
雨蓋三藏役龍意甚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
後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雙松稍脫俗格曼
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
賫來者○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
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
年十二月八日○栴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
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
曲池不空臨終時忽時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
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

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
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輭脂不
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
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
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
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實曆
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
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
玄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
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陁以粉畫壇
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左顧蛤像舊傳
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
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
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
食蛤非陳宣帝○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
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
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

南內連墻其形大爲天下之最太和二年勑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壞唯天王不損

辭二十字連句　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忘機侶誰驚息影禽 善繼 有松堪繫馬遇鉢更投針記得湯師句高禪助朗吟 柯古 一雨微塵盡支郎許數過方同嗅薝蔔不用算多羅 夢復

○蛤像二十字連句　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 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秪爲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鷸相持 善繼 ○聖柱連句上有鐵索跡　天心助興善聖跡此開陽 柯古 載想雷輪重絙疑電索長 善繼 上衝扶螮蝀不動束銀鐺 柯古 飢鳥未曾啄乖龍寧敢藏 善繼

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　一寶之數無鈎不可 鼎上人 唯猊可伏非馳所堪 柯古 坑中無底跡中無勝 文上人 與馬同渡負猿而行 善繼 色青力劣名香幾重 夢復 尾既出牖身可取興 約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拄地 柯古 形如珂雪力絕羈瑣

善繼園開脅上河出鼻中 柯古 一醉難調六對

曾勝 日高上人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禪

釋思道画釋梵

師法空影堂甚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

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風常於空室埋一柱

鑠之僧難輒愈○佛殿開元初玄宗拆寢室施

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

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

懷遠坊後爲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像

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

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曝曝有聲

迸分竟地爲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利涉

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爲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

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

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卽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

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辭〕紅樓連句隱侯體　重疊碎晴空餘霞更助紅蟾蹤近鳷鵲鳥道接相風 善繼 苔靜金輪路雲輕白日宮 元和中帝幸此處 壁詩傳謝客 詞人陳至題此院詩云藻井尚寒龍跡在紅樓初啓日光通 門牓占休公 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爲紅樓集○柯古 ○穗栢連句　一院暑難侵莓苔可影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 柯古 宿雨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閑動詩思助靜入禪心 善繼 ○題璘公院 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 靜虛熱際安居 夢復 龕燈歛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檐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蕖縱辯宗因衮衮忘言理事如如 柯古竟 泉臺定將入流否隣笛足疑清梵餘 柯古新續

〔語〕徵釋門中僻事 須對 麋字　莎燈　華綿　象薦 昇上人 集鬘地効殿林 柯古夜續不竟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觀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携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華嚴院中鍮鉦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嵌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鬖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恒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

寶息上柱國眞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
繼疑外國物
辭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内吳生縱狂跡風雲將
逼人鬼神如脫壁　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
栗黑夜窓窣時疾知不霹靂　善繼　此際忽仙子
獵獵衣爲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　夢復　往
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　一作特　蒼峭束高泉角脉
警欹側　柯古　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
成剎那更沉火宅　善繼

語各錄禪師佳語　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
道　柯古　荆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　善繼
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　夢復
題約公浣四言　印火熒熒燈續焰青　善繼　七俱
胝呪四阿含經　柯古　各錄佳語聊事素屏　夢復
大同坊靈華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
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勑改爲靈華儼卽康藏之
師也康本住靖恭里檀曲忽覩光如輪衆人皆

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
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畫蹟拙俗○觀
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
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
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撿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
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聖
畫堂中構大枋爲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
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
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
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
燈照室可閉戸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
戸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益好事僧侈此
說也堂中有于闐鍮鉐立像甚古○遊目記所
說剌桐太和中伐爲殿材

辭偶連句　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昇上人　清香
惹苔蘚忍草雜蘭蓀夢復　捷偈飛箱答新詩倚
杖論柯古　壤幡標古刹聖畫煥崇垣善繼　豈慕
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語更

三番 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　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蹟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傅巖蝶閑移忍草蟬曉揭高杉 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茝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 善繼 ○哭小小寫眞連句　如生小小眞猶自未棲塵 夢復 褕袂將離壁斜柯欲近人 柯古 昔時知出衆清寵占橫陳 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隣 夢復 庾樓吹笛裂弘閣賞歌新 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

嚬善繼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柯古複隴迷
鱗善繼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夢復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爲
安邑坊玄一作立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
僧僧以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
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
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慙悔不及因捨宅爲寺鑄
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
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
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曰善繼令徹障登
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西北角
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
讚○曼殊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
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
法儗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
轍
徹內典中禽事須切對鷰頭作嶺鷄足名山夢復
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善繼共命是化入數論貪

柯古 未解出籠豈能獻果 昇人上 鷄居其上鴈墮於前 柯古 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一作鸛 珠裏認鵝 柯古○徵獸中事須切對 金翅鳥王銀角犢子 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 善繼 啐啄同時 懽悞調伏 昇人上○徵馬事 加諸楚毒 昇人上 乳陟 善繼 馬寶 夢復 馱經 柯古 愛馬 昇人上 紺馬 善繼 馬麥約食粳 柯古 鐵馬 昇人上 先陀和 柯古 勝步 昇人上 遊入正路 柯古 平康坊菩提寺 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

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與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無

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
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
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
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
多欣然而許予以踪跡似不及景公寺盡〇中
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
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靈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
病口目如之〇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
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
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
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
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
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
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賜齋畢簾下出綵篚香
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懨惋數
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
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
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

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膋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辭〕書事連句　悉爲無事者任被俗流憎夢復客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柯古遠聞疎牖磬曉辨密龕燈善繼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夢復句

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柯古靜裏已馴鴿齋中亦好鷹善繼金塗筆是褧彩溜紙非繒昇上人錫杖已剋鍜田衣從壞塍柯古占牀慙一脅卷箔賴長肱善繼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柯古呪中陳秘計論處正先登善繼勇帶綻綻疑作磁針石危防丘井藤昇上人

酉陽雜俎卷第五

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僞署百官以田乾眞爲京兆尹取此宅爲府後爲郭曖駙馬宅今上卽位之初太皇太后爲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木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詩題此

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
日月金輪動梅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
徵釋門衣事語須對　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
五納三衣善繼憝愧斗藪昇上人雜身四寸掩手兩指
畜長十日應作三誌入上人壞衣嚴身約上人
柯古
璅形刀殘善繼其形如稻其色如蓮昇上人
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

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
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建
中中有僧蜎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
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
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覆素過水有蟲投
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蟾爲息烟
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
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尉遲畫下層窗
下吳道玄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

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蔔萄垂寶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辭〕中禪師影堂連句　名下固無虛敖曹貌嚴毅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善繼一言當要害忽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一云不動如須彌多方辨無匱夢復坦率對萬乘偈荅無所避爾如毘沙門外形如脫履柯古但以理爲量不語怪力事木石摧貢高慈悲引貪恚昇上人當時乏支許何人契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

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于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塗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勑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匠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島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

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
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辭先天幀讚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恠胣腦淫
厲衆魔膜拜善繼　指蕚鴻紛牓列區界其事明
張何不可解柯古　閻河德川大士先天衆像參
羅暾暾田田夢復　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
繹浩汗連綿善繼　焰摩界戚一作滅洛迦苦霽正
念歸依衆眚如篲柯古　戾滓可汰癡膜可脫稽
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繼　闡提墨尿覩而面之寸
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　呼阿翁善繼　呼將軍
夢復　呼火老柯古　五輪磑善繼　初施棨戟夢復
常臥鹿床柯古　長六尺五寸善繼　陪葬泰陵夢
復　詠薺柯古　齒成印善繼　上國下國夢復　夢鞭
柯古　呂氏生髭善繼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
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
云王昭隱画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

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虵汗烟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画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銘（作銛）○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雍村一作維村）○三門外画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大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稚齒俊俏常悅西隣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門有巨虵束之俱卒○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傳當時頗有靈

辭三階院連句　密密助堂堂隋人歌檿桑雙弧摧孔雀一矢隕貪狼（柯古）百步望雲立九規看

月張獲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墻善繼還似貫金
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爲滅射天狂柯古
絕藝却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
爲長善繼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
高鳥垂拱議明堂柯古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
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
錦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内舊有池下永樂東街
數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内
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
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棄象輿羽衛四合街
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真容坐像詔
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玄宗在春宮真容也先天
二年勅出内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脩之
○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内移來画跡
甚異鬼所執野鶏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
中李眞画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猶工○寺
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

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爲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寃乃上鍾樓遙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囚聞之悔懊自服奴竟無事

辭贈諸上人連句　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宇香撚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 柯古 洲號唯思沃山名秪記匡辯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強 善繼 許獻禪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疎磬斷久語貫珠妨 柯古 棄興書芭葉閒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恠画匝長廊 善繼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　爭田書貞字 善繼 焉兜知伯叔 柯古 解夢羊負魚 夢復 問入曰下人 善繼 塔上書師子 柯古 ○徵前代關釋門佳譜　何充志大宇宙 善繼 此子疲于津梁 柯古 生天在丈人後 夢復 二何佞于佛 善繼 問年荅小如來五歲 柯古 荅四聲云天寶寺刹 夢復 菩薩嚬眉所以慈悲六道 善繼 周妻何肉 柯古

招國坊崇濟寺寺内有天后織成蛟（蛟志作紋）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辭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戶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業相殘（善繼）○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慙愧斷續猶應護得龍（柯古）

○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疎榆柳方迴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善繼）僻徑根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颭一枝遮閑窺別生勢（昇上人）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爲與澄嵐隔（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画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内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櫝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辭閑中好　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
風度僧語　夢復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
木看移三面陰　柯古　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
論題筆畫中僧姓支　善繼
崇仁　一作聖　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
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廬楞伽
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
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
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道子

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
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
畫近塔天女明睞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
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
元中書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
蹀聖僧中龍樹商鄔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
異　一作真　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莪
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辭諸畫連句　柏梁體　吳生畫勇矛戟攢　柯古

出奇變勢千萬端 一作出奇騁變勢萬端 ○善繼
壁寬 夢復 覩之忽忽毛髮寒 柯古 稜伽之力所
痠癜 一作所痺 柯古 李氏眞周昉優劣難 夢復 活禽生
卉推邊鸞 柯古 花房嫩彩猶未乾 善繼 韓幹變
態如激湍 夢復 惜哉壁畫勢未殫 柯古 後人新
畫何汗漫 善繼
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哀王繡襖半
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
中門內有放生池 太和中賜白氎黃胯衫

寺墻西朱泚宅
事徵 地獄等活 約上人 入抹洛伽 義上人 波吒 昇上人
壞從獄不生 柯古 鈆河 約上人 劒林 義上人 烊銅 昇上人
人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陰五
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陷陁
羅炭鉢頭摩赫護量五十由旬舌長三車賸銅
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裝訶麻
百年除一盡 並柯古
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

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
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
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
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綖之迹初
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玄以論示尚藥奉御呂
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
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
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
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

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
事即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
哀哀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
塔西面画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画及花子
鉢曼殊皆一時絕妙○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
力上人手植上人時常執爐循諸屋壁有變相
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曆
中安西所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
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

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城東門闢尋有帖子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

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
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
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
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
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
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
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
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
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闢扃已開闢矣先君受

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
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
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
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于楊州僧栖簡處聽平
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荆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
一遍開成元年于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
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撫
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鎰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

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内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于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廻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即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

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内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録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

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
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屢空而去咸問
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
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
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
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
洩冥事及廻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
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

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
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
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
中後食意苡仁及藥食此大遠本教燈報云律
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
荆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潯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
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
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

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
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
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
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
踣之于地以髮繫撅覆以駝遞（一作劉）寢其上此
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于前試舉首
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
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
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
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
床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
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
一人手持一物如球毬胞前吏怪其遲荅之曰緣
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
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
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

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吏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撿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設若干人齋画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樸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禮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廻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撿其修短吏報

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嵓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嵓惟恭上人何在靈嵓卽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廻入寺聞鍾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跡勉靈嵓也靈嵓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黄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

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廻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荆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螾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荅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

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荆州僧

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

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昌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干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内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櫑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

如雨同火人念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旣死夢至
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
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
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
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
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
捫面血塗眉墟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
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
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

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
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
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
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
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懸不信至歲除
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
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
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荆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駈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于妻子隣人即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闌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

年稱是已侄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
已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訴爾
燒畬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
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
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
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曰七遍與之
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
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蹔蹔鼓起時詣隣房忽
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
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
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
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
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
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
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
時作新人局遣其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
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秖使市肉非羊也則遂

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
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
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
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
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
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
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
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
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
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
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
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草數百因轉近牙帳
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
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
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
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
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

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
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
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
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
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
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
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
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
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
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
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
賊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誣之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八

支動

北海有木兔類鷓鴣

鼠食鹽則身輕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爲戲物

章擧每月三八則多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

常以左脚捉物寘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

內于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爲海朮

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　又南方惡豺向人作聲

衛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觜似雞身如魚

衛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卽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負朱魚亦絕美每鱗一點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

蜃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犨時爲尉向予三從兄說

南中瑇瑁斑點盡糢糊唯振州瑇瑁如舶上者嘗見衛公先白書上作此疇䀠字

衛公言鵝警鬼鵁鶄厭火孔雀辟惡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
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強買之因寒食乃進
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
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
其蹴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
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韋絢云巴州兔作貍班
凡鷙鳥雄小雌大鹿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
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鱖鱖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
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化爲蚓
道書以鯉魚多爲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鴈子張
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猪肉也
衛公画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
有二金眼

公又說道書中言麈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說郎中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
郎巾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
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
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
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
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
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
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炙之
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而
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
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
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帽
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

似鹿出西域

潛牛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猫目睛莫圓及午竪歛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鼠灾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虎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髯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

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

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勾足鸐鵴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鬬狀往往

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壁鏡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成式記治壁鏡用

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

爲膏塗瘡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鄧襄州多壁

鏡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蛇

大蝎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

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

南人呼爲紅蝙蝠

青蚖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艸

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

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　子巾埋東行陰墻

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

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

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蜾蠃今謂之蠮螉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巳子蜂亦如此耳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河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黃魟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魟音烘

螃蟾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螃蟾其溺甚毒

鄲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虎魚老則爲蛟江中小魚化爲

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金驢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鋌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

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運粮驢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粮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鄧州卜者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值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吉時焉

五時雞影鵝池北有鳴琴苑伺夜雞鳴隨鼓節而
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
時雞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
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鷂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
出獵必多獲

世俗相傳云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
水飲

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
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豸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鬬不直者啗之均
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鴟爲冠小人
以窮奇爲名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支植上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朶蕊黃葉細

舶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

寸餘葉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莖上黃葉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花盛發如柿葉

蒂稜出蔣山

溪蓀如高粱薑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作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朶

俱那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

類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類海榴五朶簇生葉狹長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轡嶺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脉如筆跡花蒂葉三瓣瓣端分爲兩岐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爲朶其簇一蕊蕊如蓮房色如退紅出溫州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如愼火草出舟陽山中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花色白心黃六瓣出舶上南安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

嵩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瞻藥中最

切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

耐日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帶簇開視一日規日如槿

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

春秋皆發

衛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录

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

薇枝而已

衛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闕水禮獨角

將軍藥管石闕葉甚奇根似欒葉大凡木脉皆

一脊唯桂葉三脊近見菽葉亦三脊

蓴根羹之絕美江東謂之蓴龜

王旻言蘿蔔一曰蔔根莖並生熟俱涼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爲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綖出浙東台州

猶多

衛公言廻訖草鼓如鼓及難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畢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衛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

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

葵挍幾多成式又嘗見衛公圖中有馮紹正雞

圖當時已画牡丹矣

衛公莊上舊有同心蒂木芙容

衛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爲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

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

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勝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瘦今大如李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桕及暮秋葉上斂俗呼合掌桕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碩又言常盧潘云衡山石名懷三色石桕花衡山石桕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

處士鄭又玄云閩中

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紅者

獨桓樹頓丘南應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桓樹

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魚甲松洛中有魚甲松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九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十

支植下

青楊木出峽中爲床臥之無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郵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爲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

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
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綾木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爲栿呼
爲色綾栿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
則葉舒出東海
黝木節似蟲獸可以爲鞭
桄榔樹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麵大者
出麵百斛以牛乳啜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画工寫松必數枝
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湊水至此沸騰鼓
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泊
下材
交讓木武陵郡記曰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數榮
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
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

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嘭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胝能符劾百鬼檛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

醋心樹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嘆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于蟲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蝙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寶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

山茶花山茶葉似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異木花衛公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子思木中一
歲發花唯木蘭
王母桃洛陽華林國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蔞
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園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
榛子二年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荒栗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
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黄其味甜食之令
人短氣而渴
猴栗李衛公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
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儋崖瓠瓠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
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絞
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揭服之一劒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蹇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縣破岡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簟葠及葢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紅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者

東宮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爲司諫都尉東有蕪地西隣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

酉陽雜俎　續集卷十

案則蓋亡於誕矣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
刹徵釋門事甚委更著壁障繪画而不及
土木之宏麗蓋以文皇帝掃請一變烟塵
便建一伽藍為功德其輦轂之下之多熟
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亦作贊疣也
若与楊衒之篤菜西京东都各自生面矣
丙嘉平月鐫工告竣湯力淺湖南毛晉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十 終